

林 譯
小 說 叢 書
第 二 十 五 編

社 會 小 說

冰 雪 因 緣

五 卷
上 海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冰雪因緣卷五

英國卻而司迭更司著

閩縣林紓

同譯

仁和魏易

第四十一章

白拉登之地。風物如恆。後浪推彼前浪。海濱之沙土。仍作數十積。海國仍盤旋空氣之中。大風密雲。亦不審起自何時。落於何所。而海上似有白臂。遙遙招人。過往。佛羅倫司間中。仍至小保羅前。此同行之地。風景一無所變。聞海濤之聲。似覆述其亡弟之言。申申不已。禿齒本自潛隨而來。亦至於海上。特不敢冒昧而進。久之。壯膽力前。近佛羅倫司。一見佛羅倫司。卽故駭曰。密司東貝。何緣在此。殊出意表。實則禿齒之步隨而來。車後飛塵。幾壅遏禿齒之咽而死。至是。乃僞言見出不意。女與之接手。禿齒覺溫香之氣。自臂直達心部。言曰。君亦並攜得大阿其尼司至耶。禿齒之目。固已見狗以執手之時。狗方兇抵禿齒之服。女斥止之曰。大汝行。汝忘所攜帶之人乎。狗

聞言。卽近佛羅倫司之前。以首麗女之裙幅。直奔而去。旋又來復。此時果更有人至者。狗卽獊吠拒之。而禿齒之心。此時亦正如狗耳。此時卽有衣甲之壯士來前。禿齒與之迸命。似亦無惜。以佛羅倫司初不容有第二人窺伺也。禿齒曰。密司東貝。此狗歸母家矣。女點首曰。然。禿齒曰。密司東貝。能否同至伯林伯博士家。女曰。可。於是禿齒扶女同行。狗卽先奔。禿齒以手引女。郎二股戰不可止。雖盛服稱身。然尙惡紉工之非良。又悔匆匆間。不曾穿黑光之靴。而出時。博士門外仍氤氲有儒先之氣。小保羅昔日招手之小窗。窗門仍然半啟。司閽者仍短視之奴。引二人至博士書室。甬道上老鐘機聲。亦如故。地球儀所置處。仍無改。故地一似博士家之地球。初無轉旋之日。物理上之公理。凡物皆有毀壞之時。惟博士家。乃不能律之以是理。博士及其夫人。與考尼利亞。衣服也。眼鏡也。頭上旋螺。仍一一無改。故狀。博士見禿齒。卽曰。禿齒。汝來。吾至願見。禿齒仍憨笑。莫答。博士曰。吾見爾。能與密司東貝爲友。尤可申賀。禿齒面頰言曰。我與密司直偶遇。於是間。我本誠謁吾師。而密司亦伸其積愆。故與同。

來博士曰。汝殆欲見爾之朋友。前此均爾同學耳。問其女曰。考尼利亞。自禿齒行後。

有新來學者耶。考尼利亞曰。但有別色斯東一人。

舊在辟白
真家者

博士曰。然。別色斯東。實

爲禿齒所未識。實則別色斯東。亦不識佛羅倫司矣。此時別色斯東。白領燦然。胸前

亦懸表矣。顧雖如是長成。然墨花點點。仍沾襟上。

不自重也

所用之字典。以屢翻之故。忽

生臆病。不能并合。時時張吻。鳴勞。似拒人勿再翻檢。顧用此字典之主人。何嘗非勞

然。其張吻鳴勞時。却含毒念。謂先生異日果至印度。卽將令我佃夫縛先生縊之。於

林間。至於伯里格司土色。穹生合諸同學。咸在學問墓中顛倒。不知昏曉。而年代多

之學者。則勞勞擾擾。求忘其前此之所學。

以新書多不期
益其舊讀著

大抵諸同學。仍溫溫有禮。

顏色灰白。助教斐德。伸其多骨寡肉之手指。揮羣童笛子。尙懸壁間。此時諸同學。見

自由之老同學。至皆大感動。以爲彼已出此鬼門。無復再履吾闕。且密覘其衣服之

雅麗。戒指寶石之光芒。心爲愜然。而別色斯東意獨不然。謂汝輩恨不至印度。果至

印度。見吾母指上之綠寶石。必大驚訝。此石蓋得自印度皇帝者。諸同學復見佛羅

倫司則又人人生其情慤。而別色斯東復抗議。謂其非佳。禿齒見同學注目佛羅倫司。乃大生媚嫉。伯里格斯曰。汝出學多年。乃仍故時性質。彼此幾欲爭論。幸斐德出。彼此問訊。遂平其爭。禿齒且延斐德至貝德福逆旅中飲膳。並話闊懷。時大衆接手鞠躬絕忙。而舊同學亦爭附耳。祝禿齒言與佛羅倫司後必成功。此時博士及禿齒諸人同出講堂。博士之行最後出。引扉時。復面內言曰。諸君已見老友。當讀書如常。勿復談議。女既出。遂同考尼利亞登樓觀保羅。故時宿處。禿齒不敢從。卽與博士立談。蓋禿齒不作語。但聽博士談耳。心中私異。前此胡以視學堂爲聖地。尊先生如聖人。實則人地如故。吾何爲懾之。少須。佛羅倫司下樓告別。禿齒亦行。而徇則與短視之閹者爲戲。一見主人出。卽跳越先奔。麥利亞及他女侍。爭集樓窗下盼。見禿齒之愁狀如恆。則吃吃而笑。其謂佛羅倫司乃甚肖保羅。貌亦愈勝。禿齒見佛羅倫司下樓。淚滿其頰。則大悔恨。咎己之不善。增此美人傷感。及見佛羅倫司顏色少平。始釋。遂相將沿海岸而歸。及分手時。佛羅倫司與之爲別。禿齒引手不能釋之。使行。面頰

口哆。言曰：密司可否允我？句乃格格不能出。女笑如不之覺。禿齒尤不能口。久乃曰：可否允我？句不以爲放肆。句聽我有希望。句女仍不解立而聽之。禿齒又鼓動其氣。言曰：吾乃愛密司極。自亦不知其所以然。須知吾爲極可憐之人。今果非在大道中者。直欲長跼於地。但求密司允我有希望。後此可以。句佛羅倫司大悟曰：密司忒禿齒幸勿言此。但云友我足矣。禿齒眼張而口仍哆。久不能答。女曰：君待我良厚。我亦至感。惟以朋友相處者。則中心滋以爲至交。適君所欲言。未言者。初無他意。殆言圖再相見耳。語時微笑。禿齒曰：然我適欲言再見耳。滋不關乎緊要。女曰：如是者。小別矣。禿齒答言亦格格曰：適所言事。滋不關緊要。幸勿置念。此時可憐之禿齒精神頹敝。至不能舉其首入室。鍵門僵臥牀上。禿齒之所云不關緊要者。正至緊極要之時矣。而助教斐德屆時已至此。來乃絕佳。不爾。禿齒臥牀。幾不能起。助教既來。禿齒遂起。執主人之禮。二人本爲故交。益以菸酒爲之助勁。禿齒遂能言矣。然亦不告助教。以佛羅倫司拒婚事。後此。斐德問以何時與佛羅倫司議婚。禿齒曰：尙有餘波未靖。

斐德立時審其未濟。卽不復問。禿齒曰。伯林伯適賀我得此女伴。此語亦太唐突。斐德曰。然。斐德者。究爲禿齒老友。遂以圖娶佛羅倫司告之。堅約勿示外人。飲次。禿齒仍舉酒爲佛羅倫司飲壽。引杯時。禿齒拊胸曰。斐德。今日飲壽之杯。此中乃有無窮悲慨。汝何知者。斐德曰。老友我焉弗知。汝果欲問計者。請以書至。我尙有語奉。汝當習樂笛。即小技亦須精之。須知女子之心。均嗜此也。吾一身實深得其益。行之乃有明效。遂語禿齒言。吾已屬心考尼利亞。且云。人憎眼鏡。我却。不爾。博士夫婦老矣。一旦委化。此學堂必屬我。我或不至於飢寒。學堂果屬我者。考尼利亞亦必能助我。此亦人生得意事。禿齒不卽服。亦大稱。佛羅倫司以相抵制。斐德遂出。考尼利亞小影。用爲憑信之物。如是酒闌夜深。禿齒送斐德。至於學堂之外。斐德初未入門。待禿齒去後。則沿海墻行。思後此身世之事。似聞海上潮音。再三撫慰之曰。汝決勿憂。博士必以遺業奉屬。又見樓窗高聳。謂異日得志。必修整其破壞。加以黝塹。以壯外觀。禿齒亦不卽歸。竟至佛羅倫司寓次。偃偃於門外。盼其窗間燈火。謂此中美。人必未。

成眠。實則燈火明處。非佛羅倫司寓樓。則女王之寓樓也。牀上豈復玉人春睡之圖。直一枯瘦老醜之婦人。輾轉牀簀之間。不復得少時之息。牀前女兒侍坐。女王曰。愛迭司。汝試觀有頑石如臂。張而撲我。汝見之乎。愛迭司曰。無也。殆母之眼眯。女王曰。我眯耶。答曰。此間實無物。有之。或吾之影。吾果弗動。或卽無見。女王曰。今果無矣。實則非女之影。我亦非眯。愛迭司。汝侍吾側。吾心滋懾。愛迭司曰。母也。吾見母狀。心滋怵然。母曰。汝怵乎。卽怵。亦不屬我。語後大哭。以首左右轉於枕上。曰。汝不視我。我之待汝。又如何者。卽前此所遇之貧嫗。其視女亦有恩。惟彼我均有不孝之女。故令老親怏怏。不可自聊。方嚙語時。卽以手掩目。曰。敗矣。吾精神憊矣。愛迭司愴然。俯與母言。女王抱愛迭司之頸。目中作惶恐狀。曰。愛迭司。我欲歸矣。汝試觀我。能歸與否。愛迭司曰。焉不能歸者。女王曰。他何言。他又何名。曰。憶之。憶之。彼爲少佐老約也。吾臨行時。彼語我可怖之字。愛迭司。此語弗確乎。我決不至是乎。如是可數夜。母女一臥一坐。至於終宵。佛羅倫司亦不再面。女王。女王見佛羅倫司。恆不悅。愛迭司亦力沮。

之不聽入。入且取憎。卽臧獲亦不聽入。一身獨侍女王。無復言勞。自謂此時情狀。必勿令外人觀之。令增母醜。然女王之臉。本已深黑。今在病中。益凹凸如猶鬼。二目皆昏。一日語已嚶嚶不能出。但曰。吾養爾長成。似自承其短處。愛迭司亦無淚。但俯首附耳。言曰。母聞吾言耶。女王張目。似點其首。愛迭司曰。母亦憶兒未嫁之第一日乎。女王不動。而目中之意。似云知之。愛迭司曰。我不云母之所爲。兒皆恕母。惟上帝當赦我無窮之罪。惡我不言已往之事。一置弗言。今茲更爲母氏重言。以申明之。請與母接吻。愛迭司於是以吻近其母慘白之脣。而女王已無動。少須微笑。仍爲媚狀。而女王升遐矣。愛迭司遂去其粉霞之幔。死耗卽報東貝。斐尼克司時尙未歸德國。亦得訃聞。東貝以勳爵爲外戚。則不能不卽而商確。勳爵曰。東貝。汝遭此大故。吾心戚然。吾姑氏滋可悲。惟姑氏似少年。乃不期其如是之速逝。東貝曰。然。勳爵曰。以姑之年。鬢論殊不見老。汝成禮之一日。吾視吾姑尙有二十年之壽命。曾與別婁約伯言。噫。小別婁。汝當能識之。卽加眼鏡者。東貝曰。我乃弗辨。今日之來。特商葬事。勳爵何

以教我。勳爵以手自承其頰曰：我乃無計。吾家固有先塋。今殘敝極矣。欲往修治。已無暇。聞鐵闌已毀。春來遊士。恆在塋次野飲。東貝曰：此焉能葬。勳爵曰：村間尙有一處。甚佳。彼禮拜堂尙爲安格魯腦門舊式。前此迦茵芬七白雷夫人。曾畫彼間風景。今聞已加白堊。古畫遂泯。成陳俗矣。東貝曰：旣如是者。不如即葬白拉登。勳爵曰：大佳。大佳。旣靜。且風物殊美。東貝曰：勳爵自思。以何日葬者。勳爵曰：此仍汝決之。我長日閒也。且吾姑下窆之日。吾當從之。旣而曰：非也。吾當送殯。東貝曰：禮拜一如何。答曰：尤佳。亦適宜我。迨及禮拜一日。東貝遂同勳爵。至白拉登。此二人者。即爲死者之親屬。二人同車。勳爵於道中。遇相識多。時時爲禮。每見一人。卽語東貝以名。旣至。勳爵曰：每遇此事。令人輒思。令終之日。我身亦不自持。旣下窆。而勳爵眼中。亦果有溼痕。惟一瞬卽止。凡女王一切之摯交。亦人人如是。老約恆在俱樂部中語人。言女王皆坦胸之過。所以易逝。時六十五歲之少婦。亦坦胸者。則力爭曰：非也。其人爲年果老。然勿再舉是事。令人心瘁。

第四十二章

巴伊拉去其素服。易奴僕之長衣。侍卡格爾家。心中亦殊不憶故主。思及但有一笑。自伐其能。然其面新主人。則日戚戚然憂。恆以巨眼嚮主人之白齒。每見主人如厲鬼之遇術士。如有幻術。足以禁勒。偶有命令。靡不承順。凡不在主人之前。亦不敢遽思。主人防一思及。卽爲主人所擒取。迨既見。則穀竦不堪。防隱中所懷。若爲主人射覆而得。綜言之。卡格爾之力。實能伏巴伊拉於極地。侍立傾耳待命。有時先意承志。恆欲因其目光所注。立供奔走。蓋巴伊拉匪特驚畏卡格爾。尤傾服以爲匪所不能。方舍去船主家時。卽賤售其鵠。既售。立奔卡格爾。氣促汗淋。以爲主人稱其敏捷。卡格爾則呼曰。逃虜。汝舍舊人事我耶。巴伊拉格格言曰。先生前此奴子來時。非先生詔我。句語未卒。卡格爾曰。我詔爾何事。巴伊拉卽曰。先生初無詔我之詞。卡格爾露齷以手指之曰。汝必無好果。蹇連方待汝於後來。巴伊拉股慄言曰。先生勿怒我。本欲效順而來。惟主人言是聽。無敢不忠。卡格爾曰。汝事我非忠不行。巴伊拉曰。我知

之。先生試之立見。後此敢微忤先生者。請殺我無怨。卡格爾以背就榻。仍張其貓齒。作兇視而他顧。曰。汝敢欺我。厥罪至輕。亦得死。巴伊拉曰。我知之。先生刑法至嚴。人卽以金幾尼賂我。我亦弗受。巴伊拉本欲貢媚。乃不得當。則蛇行且退。卡格爾曰。汝今拋去故主。欲我錄汝耶。巴伊拉不敢言。卡格爾招之。卽曰。然。特來自効。卡格爾點首曰。汝當留意。巴伊拉以爲主人語已。可以潛出此門。當欲出未出時。卡格爾曰。止。汝閉此門。巴伊拉卽立時閉關。防少。緩卽不得。良死。卡格爾曰。汝平日喜竊聽人言。汝亦知我意乎。答曰。知之。卽欲偵取他人私語事。卡格爾曰。汝尙能竊窺人之行事。答曰。先生。惟至是間。則不復有此。甯死不復爲此。舍主人命我外。我決無是事。卡格爾曰。汝尙好妄語。此間汝當慎之一。違吾法。初無恩赦之令。巴伊拉本欲自明心迹。則不敢更辯。卡格爾發令曰。汝出。吾今奴汝矣。此巴伊拉至卡格爾家之第一自情狀也。若在他奴。初來恭順。後乃縱恣。今巴伊拉爲卡格爾貓齒所懾。至終無復戲豫。時巴伊拉執役已數月。一日聞敲門聲。則東貝至。蓋豫約至是午餐。主人同時奔出。

張其白齒歡迎東貝。恭扶東貝下馬。言曰。密司忒東貝。吾萬不料貴人至此。此爲吾流年中一大吉日。夫以主人行雲流水之風概。卽至皇宮。亦不爲榮。惟在蓬華之中。則景狀大異。東貝無言。在草場中少立而顧盼。言曰。汝家亦大不惡。卡格爾曰。謝主人惠獎。東貝正色曰。非我獎汝。此亦恆言。汝善部署。亦頗有山林雅趣。卡格爾曰。卽寡雅趣耳。主人特賜我以顏色。故爾言此。勿論其譽我恩。我吾得高賢一獎。卽奉以爲眞。今且入室乎。東貝旣入。觀室中甚精潔。無地不足安貼其身。卡格爾微笑曰。物雖非佳。然如小人居此。亦頗云僭。吾常聞人言。身爲帝王。恆慕乞兒之放曠。今日主人贊我。不如是耶。東貝悅已而屬目及於鱸膾上美人之畫。卡格爾眼光亦捷追之。東貝見畫頗注意。卡格爾大驚。屏息潛窺。東貝作何狀態。此畫卽前篇所敘貌肖愛迭司者。東貝觀畫無言。侍者言。席具於是。卡格爾引東貝背畫而坐。已則與東貝對。卽與畫對也。旨微席上東貝較平日尤嚴肅。一語不發。鸚哥雖跳躍媚人。東貝初如無見。以卡格爾亦專注東貝。無意及於鸚鵡。東貝別有所懷。二目注其襟上。至於己之。

盤匙亦不屬目。巴伊拉聚精會神於主人之身。勿論鸚鵡。卽主人之主人。亦未嘗敢一寓目。卡格爾曰。邇來密昔司東貝佳乎。問時。僕身伏案。同時竊視壁間之畫。欲從東貝胸次抽取其所欲言之隱。東貝聞言。色赤。答曰。密昔司東貝良佳。經汝此問。却撩吾欲告汝之一言。卡格爾曰。巴伊拉汝出。巴伊拉一奉綸音。卽逃。然其出時。目光仍注主人。巴伊拉去後。卡格爾曰。主人似忘此童子矣。東貝傲然不屑曰。安能憶之。卡格爾曰。貴人一日萬機。如何能識。惟其母卽當時在主人家爲乳媪者。其人之身尙蒙主人教育。東貝曰。彼耶。此子我卽拔諸泥塗。亦不見愈。恐徒負吾之恩意。卡格爾笑曰。此等人焉。值貴人之屬望。彼無地自容。大抵彼之家人告彼。謂主人有舊恩於彼。彼以爲我亦隸圉於主人之家。故夤緣攀附。請我以主人之故。錄用其人。實則我雖受主人參養。主人家事胡敢與聞。不過宣勞於商業之間。然亦不敢蔑視主人家之有舊恩者。概置勿念。所以句語時斷而不言。取東貝進止。則又屬目畫中人。東貝曰。卡格爾我深知汝之忠。初不僅爲我專治商業。汝平日爲我分憂。尤知我家事。

但以用此僮厮亦足見與吾家之有密切。卡格爾聽之。吾甚信汝而感汝。卡格爾微微搓手自鳴得寵。防太鹵莽轉失主人歡意。東貝曰。汝適言吾家事。其機甚洽。惟有此言。竟使吾言易爲湊泊。吾家事素亦語汝。今日之事實爲前此所未經。卡格爾曰。主人倚我爲心腹。我誠足用以自豪。東貝不答。徐曰。密昔司東貝與我有時恆不協。似彼此之間。初不相知。密昔司尙須加以學問。卡格爾曰。密昔司託身如是之高。似熨貼主人之功。亦未必稔惟我以爲主人之待主母恩意如天。卽有小過亦不足言。東貝一聞恩意。卽思及當日鬭競之時。視我不值一錢。又安有恩意。於是顏色頓變。卡格爾則一瞭已知。東貝曰。密昔司東貝及我在司格登未死之前。已多口舌。汝前在吾家見時爲第一次。適所言第二次也。卡格爾曰。偶思前事。至今猶復耿耿。實則主人恩重。視我如家人之親。而我心終不之安。東貝者生平命人行事。雖苦樂皆思。初不許人敢戚戚於心者。卽變色曰。汝所謂不安者何故。卡格爾曰。密昔司東貝素不然。我及爲主人。嗔責爲我所覩。則恨我尤深。東貝愕然曰。彼之喜慍何屬於汝。

當專心於我之喜慍。爲喜慍。卡格爾曰。此何待言。東貝曰。舍我外。則密昔司爲最貴。若與我並立者。則仍我主。而彼奴。汝謂然乎。卡格爾曰。此何必言。主人當知我爲承事多年者也。東貝曰。卡格爾。爾受彼之詈。得我之歡。相抵當有餘榮。卡格爾曰。能兩處均得歡心者。爲尤佳。今不幸招嫌於主婦。但未知主婦曾有微詞及我乎。東貝不屑曰。彼言嘍嘍。我何能識。今且勿言此。我一日必欲密昔司服我。願言之。如不吾聞。吾曾告彼。後此有言者。吾不自言。命爾言之。卡格爾既視東貝復微瞥畫中美人。東貝曰。卡格爾。吾言如律命。萬不令人改之。吾既命汝當遵率。必令密昔司知我。一言卽爲定法。斷不能因彼一人。遂干吾憲。卽汝代我宣勞。亦不當介介於恩怨。卽密昔司有違言者。汝亦當審此言爲我所命。汝平日尙忠。盡今當無改故。步。卡格爾曰。主人但有命令而已。我幾曾有幾微違忤者。東貝曰。吾滋信汝之忠。吾令固不可違者也。密昔司東貝之爲人。但能服我者。卽爲上等之人。而學問見識。儘足相我。惟倔強之氣。殊辜負其才。今先去其病根。伏其驕氣。始可。且密昔司亦憤憤。乃敢與我反。

抗實大背乎經常。卡格爾曰：生意中人，咸凜天威，婦人恐未之知。東貝曰：我固知汝畏我，今尙有一語密昔司尙爲聰明人，經我開導，彼顏色陡變，似吾言中也。汝今告彼，彼仍恃惡不悛，則我申飭之言，當再三而至。汝明明告彼，言彼行爲，我大不稱意。果自知者，則誠善不爾，則我之罵詈，後當愈烈。且彼之取法，無須另學，但以原配密昔司東貝爲師資足矣。卡格爾曰：前夫人一生爲人，得主人覆育爲樂，甚至東貝垂目作驕態，曰：吾前妻尙知向背，無敢逆我。東貝此言，蓋加恩於死者，以爲此言一出，恩意直同天地。卡格爾曰：密司東貝，事其後母如何？東貝作鐵色，不答。卡格爾默然靜觀中心，了然。卽曰：幸主人見恕小人冒昧，竟干主人之怒，願雖如是，而私意自忖，汝淺狹驕恣之心，胸吾更當拔取而出之。東貝聞言，卽曰：卡格爾，汝勿抱歉，汝以爲聞密司東貝卽感傷吾之保羅，不知吾心乃非悲而實憤。卽密昔司東貝與吾女親暱之狀，吾心亦殊不然。卡格爾曰：主人幸見恕，綸音所發，吾乃未了了。東貝曰：汝弗知耶？吾當詔汝此事。汝見密昔司東貝時，亦質言之。汝告彼曰：彼敢私愛吾女，吾心